

# 我的名字叫记者

浙江卫视 杨川源

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集团的记者杨川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交流的并不是如何做报道，而是一个硬核话题：我们如何当记者，一名“新时代”的“好记者”。之所以非说不可，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该好好坐下来反思自己的时候了。

3月22日-4月3日我刚刚参加了中国记协和全国三教办联合举办的“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那14天，我和来自全国的24名记者分赴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10个省区市，走基层进高校，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今天我就从这14天里的“一个难题”，“一个畅快”说起。

## 一个难题：改稿

接到巡讲任务的时候我正在景宁蹲点，总觉得去讲新闻理想，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说出来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听。进驻北京的第一节辅导课就让我深受触动，新华社著名记者朱玉，对我们的讲稿提出了：逻辑链不能太长，形容词不能过多，不能进入太慢，不能工作性太强，不能“我”字当先等一系列“不能”。另外一位辅导老师，中央台“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总导演吕大庆老师，更是直接跟大家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巡讲？难道只是为了去讲一些见闻？一些你认为感人的故事？或者只是为了讲你自己吗？——虽

然那天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但朱老师和吕老师的话，句句戳到了我的心上——对照起来，之前我匆匆上交的文稿不恰恰都踩在了这些“不能”上吗？对一个演讲人来说，文稿是门面，而对于一名参加全国巡讲的记者来讲，文稿更应该是思想的呈现，是职业力的展示。在全国同行和新闻院校的孩子面前，我的名字不叫杨川源，而是记者。那一瞬间，我忽然坚定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次巡讲，更是我重新面对和整理业务工作，提高思想站位，传递职业力量的宝贵机会。我要做，我必须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一边说，一边改，一遍遍推倒，又一遍遍重来，三天时间，我改了近百版。每天一睁眼是稿子，闭上眼睛还是稿子，我想把自己在新闻一线的真实感受和领悟，把我看到的危机与着急，尝试过的探索与方法，尽可能多地告诉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职业真实的样子，真实的困惑，真实的努力。

直到巡讲预演的第一场人民日报专场，当掌声在这个最权威的国家级媒体响起，当座谈会上很多来自不同岗位的记者编辑纷纷关注蹲点思路蹲点方法，那一刻，我找到了全国巡讲最初的共鸣。

改稿，这个难题，看起来是稿子怎么改，话怎么说，但背后，嘴巴连着的是心，是我们站在哪里，想着什么。写不出来，写不好，说不出来，说不好，一定是心里没有，干得不够。从这个角度来看，“改稿”改的正是态度，更是能力，是认识的深度和高度，要的是你心里真正有的东西。

**一个畅快就是：回答了关键问题**

我们从北京大学，讲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包

括我的母校浙江传媒学院，遇到最多的提问就是：AI 会不会取代记者？燕郊主流媒体记者被拦你怎么看？……这些提问虽然从他们嘴里问出来，却也是我心底里对自己的提问，社会怎么看记者？记者怎么看自己？我们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些年，我们看到身边很多年轻记者，骨干记者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纷纷离开记者岗位。的确，和曾经大家想像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光鲜亮丽比起来，我们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出差、写稿、剪片、审片、改片，几乎没有喘息，密集的工作任务，不断提高的审片要求，拍不到就写不出，写不出就播不出。很多人看到了枯燥，看到了束缚，看到了焦虑和这个职业不高的性价比。但是，我清晰地记得，记者有另一个名字“无冕之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无数个职业组成我们的社会，每个职业都有它的价值与责任，在万千职业中，“记者”很特殊。她可以跨过层级，年龄，时空，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边界，用提问，用情感，用理解，架设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历史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记者绝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岗位，一个搬运工、键盘侠的群体！守望社会公平公正需要我们，弱势群体需要我们，沉默的人们需要我们，解读党的方针政策需要我们，危难时刻的积极动员需要我们！不是这个社会不需要记者，而是这个社会需要“好记者”。

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记者”，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决定，一种坚守。我所在的第二组，8位记者年龄覆盖了60、70、80、90，在每位巡讲记者的故事中，我们一点点找到了什么是“新时代”

“好记者”的答案，光明日报 56 岁的常河老师用六年记录叶连平老师，告诉我们记者就应该是一束光照亮另一束光的人；山西广电的陈湘老师，用 30 年对盲孩子们的守护；告诉我们记者应该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推动社会进步；江西广电的吴萍老师用一盏马灯 75 双草鞋的故事，告诉我们记者应该是传递信仰的人；人民日报的左潇老师用“红房子”、“复兴大道 100 号”的创新实践，告诉我们记者应该是一座桥，连接着历史与未来，奔赴下一个明天；新华社的王龙用记录中国青年奋斗故事，告诉大家记者应该不负韶华勇于逐浪；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赵新乐用记者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记者应该是那个群众最相信的人；上海台主持人臧熹用最创新方法讲述前沿的科技新闻，告诉我们，记者应该勇立潮头。而我就用一个“蹲”，告诉大家，好记者都是蹲出来的，只有真正蹲下去，才能更好地站起来。在技术飞速进步的当下，技术能替代是只会抄文件闭门造车的记者，脱离群众脱离基层的记者，走马观花做做样子的记者，一边抱怨环境一边躺平的记者；无法取代深入一线，奔赴新闻现场，守望公平正义，记录时代的记者。

习总书记勉励我们要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每每被问到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诀窍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蹲！每一篇蹲点报道都有让我们一辈子难忘的一瞬间。

2019 年，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浙江在基层全面推

行“并村”改革。然而村是并了，怎么化解矛盾，加速发展？我选择了当时全省“并村”数量最多，压力最大的温州永嘉县。最初蹲点《“并村”之后》，我连续蹲了八个村，却总是感觉“盲人摸象”，直到抓到了红星社区这个因为一条水管触发的山上山下两个合并村村干部的矛盾，爆发的“一瞬间”，我才一下子找到了“并村”更要“并事”、“并心”的关键切入点。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也是我们跟踪记录支教校长陈立群的第三年，当我们手上的素材有几百个小时，当很多人都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老选题的时候，我们继续颠簸在贵州的山路上，那天，展下村连续下了三场瓢泼大雨，我们浑身湿透，摄像顾不上自己，用老乡递过来的塑料布紧紧裹住了摄像机，全程记录，才有了眼前这个“别而不别”的感人瞬间。这一瞬让我读懂了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扶贫先扶志”教育“拔穷根”的中国力量。

2021年浙江加速推进数字化应用落地的关键节点，蹲点8个月落地11个数字化应用的“改革黑马”——省市场监管局。虽然他们那幢大楼离我们广电只有200米，但心理上却是十万八千里。面对大叠的文件，生硬的场景，我只想放弃……可当我走进那个由展厅改造成的连窗户都没有的“窑洞”专班，看到各个环节的年轻干部，想方设法通过数字化改革拆掉部门的“围墙”，千方百计给老百姓解决更多实际问题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越难越有价值”这句同期声的含义……我对改革报道有误解，改革本不枯燥，是我们缺乏深入下去的耐心。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报道的方向。

能不能抓住新闻现场有价值的“一瞬间”，是好记者的必答题，也是硬核能力，现在我们在浙江广电集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与全省蹲点团队联动，建了川源蹲点工作室，铺设了12个基层观察点，不仅在浙江联播里开设了《川源蹲点观察》，还倒逼各个基层观察点在地方联播也开设蹲点专栏，建立省市县联动的蹲点队伍。去年我们还创建了新媒体专栏《一瞬间》，让更多有价值的“瞬间”能贯通大小屏，让理论传播向着轻量化转型，提升记者队伍的新闻价值发现力。

今年是我当记者的第23年。中国记协和浙江记协连续用两次巡讲，倒逼我在这一年更加客观地重新认识自己的职业，审视自身的发展。社会对记者这个职业有提问，正是因为时代对我们有期待，群众对我们有要求。永远以初学者的心态，时刻树立危机意识，坚定新闻为民的信念。真正把根扎下去，才能一起强起来。

所以，能不能成为“新时代”的“好记者”，需要我们用行动回答！